

§ 試煉

喜歡逛市集是人類的天性，尋找獵物的本能潛伏在人類的基因，市集的不確定性與疲勞轟炸給感官帶來了快感，當然，這裡也充滿各種買賣勾當。

海風從港口斜斜吹上來，把鹹味與魚血的氣息帶進市集。

石板鋪成的街道早已被踩得發亮，夾在兩列臨時搭起的棚架之間。粗布帆布被繩索拉緊，投下斑駁的陰影，陽光從縫隙間落下，一塊亮、一塊暗，像水面反光。人群在其中緩慢流動，沒有秩序，卻又不真正混亂——每個人都知道自己要去哪一類攤位。



靠近港口的一側，是魚販的領地。

木桌上鋪著濕布，銀色的小魚一排排排列，眼睛還帶著混濁的光。章魚被攤開掛起，觸腕垂落，隨風輕晃。魚販用粗啞的聲音叫賣，語氣近乎命令，像是在宣告一種不容討價還價的現實。

再往裡走，氣味立刻變了。

橄欖油的厚重、酒液的甜酸、還有剛磨碎的香草混在一起。陶器攤一字排開，黑繪與紅繪的壺罐堆疊成牆，瓶身上的人物——英雄、神祇、戰士——在陽光下閃著暗光，像是在默默觀看每一筆交易。

有人蹲下來敲壺，聽聲音判斷是否有裂縫。

有人用指尖沾酒，舌頭一舔，立刻皺眉或點頭。

討價還價不是低聲進行的，而是一場公開的角力——聲音越大，越像勝利。

市集中央沒有真正的空地，但總有一個「自然形成的中心」。

那裡站著幾個不買東西的人。

他們靠著柱子或牆面，披著較好的外衣，談論的不是價格，而是消息——雅典的動向、斯巴達的艦隊、哪個城邦倒向哪一邊。偶爾有商人湊過去，表面上只是寒暄，實際上是在交換更有價值的東西。

一名年輕奴隸穿過人群，肩上扛著裝滿無花果的籃子，步伐很快，卻始終低著頭，像在水中游動的小魚，避開每一次可能的碰撞。

一名婦人停在布料攤前，用力拉扯布匹，像是在測試某種命運是否可靠。

遠處傳來短促的笑聲，又立刻被更大的喧嘩吞沒。

港口那邊，一艘船剛剛靠岸。

幾個外地人踏上石階，衣著略有不同，立刻吸引了目光——不是因為他們特別，而是因為他們「還沒被這裡吞進去」。

市集就是這樣運作的。

它不歡迎任何人，也不拒絕任何人。

它只是不斷吞吐：貨物、金錢、消息，還有人。

而在這一切之中，真正被交換的，從來不只是物品。

希波克拉底來到市集。希俄斯島的晨光像是被神祇親吻過一般，柔和而明亮。石板路因潮氣微微泛著光，空氣中瀰漫著鹽味、羊奶和新鮮麵包的香氣，混合著熏香的淡淡煙霧。



市集外的大樹下說書人正說得起勁：

米底王國(Medes)向西征服了亞述帝國，佔領了亞述的首都尼尼微，然後繼續向西進兵小亞細亞，遇到了呂底亞王國(Lydians)。面對侵略，呂底亞人頑強抵抗，兩國在哈呂斯河(Halys)一帶展開激烈的戰鬥。

腳下的土地被爭來奪去，戰役一個接著一個，就這樣一打就是五年，雙方士兵大量陣亡，百姓流離失所，明知這樣耗下去只會兩敗俱傷，但誰也不願先退讓求和。

米利都人泰勒斯不忍生靈塗炭，他知道5月28日(585BC)下午會有日蝕，就告訴交戰雙方，天神震怒，隔天將有日蝕。

交戰雙方自是不相信。

第二天下午，交戰中。忽然，一個黑影闖進日面，把太陽一點一點地吞食，眩目的太陽光盤逐漸減少，大地的亮度慢慢減弱，好像黃昏提前來到。

隨即，太陽全被吞沒，頓時天昏地暗，彷彿夜幕突然降臨，一些亮星在昏暗的天空中閃爍著。

士兵們從來沒見過這種景象，頓時驚得目瞪口呆，在茫茫的「黑夜」中停止了廝殺。雖然過了不久，太陽就重新出現，日食很快就結束了，但雙方認為，這是上天不滿他們兩國的戰爭而發出的警告，仗不能再打下去了。

於是握手言和，簽訂了永久的和平契約。

說書人停了下來。

「就這樣嗎？」聽眾聽得不太過癮。

只聽到說書人喝了一口水，繼續說下去：

「當天晚上，或許是興奮過度吧，看著滿天星斗，一個不留神，一腳踏空，泰勒斯掉到一個洞穴，摔了個滿頭包。」

聽眾哈哈大笑，希波克拉底也忍俊不禁。

在人聲鼎沸的市集中，希波克拉底身著褐色短袍擺開了攤位賣起乳香皂。

這種皂以潔淨之名吸引了不少過客，有的婦女在攤前駐足，有的商人摸了摸鬍鬚，琢磨著是否應當批貨回自家。

接近中午。

「生意好嗎，給我一尾黃魚。」希波克拉底來到魚攤。

「生意還好，但是日子不好過啊，年輕人都到船塢服勞役去了，稅金也太重，聽說要造更多戰艦，是又要戰爭了嗎！憑甚麼我們希俄斯要為雅典人負擔那麼多！」魚販倪奇(Nichy)是妮可的母親，說到氣憤處把魚重重砍了一刀。

希波克拉底正不知道該如何回話，身後傳來一句「大叔，買花嗎？」

希波克拉底轉過身來，只見一個小女生，衣衫襤褸，手裡捧了一束花，眼中惶恐不安。



「先生，施捨一點吧，我一天沒吃東西了。」瘦高的老人有點傴僂，破舊的連帽長袍蓋住雙眼，正站在小女孩身邊。

「好，正好我也想吃點東西，我們一起…嗨，小女生，花我全買了，妳也一起來，我猜妳早餐也還沒吃吧。」

希波克拉底其實並不富裕，但是一人吃全家飽，也餓不著，看到小女孩與老者的模樣，心有戚戚。

「店家，來三碗粥，兩樣青菜，一盤羊肉。可以順便幫我把這黃魚煮了嗎？我多加你錢。」三人進入飯館，希波克拉底點了餐。飯館裡，三碗粥熱氣升騰，羊肉的香氣暖了空氣。小女孩終於笑了，蒼白的臉龐泛起紅潤。

不遠處鐵鋪鐵匠色諾分赤裸著上身露出渾身肌肉，正打著鐵，叮叮咚咚的聲音充滿了韻律。

鏘鏘聲不絕於耳，他在現場打製農具與短劍。

隔壁女瓶畫師安媞西亞在陽光下細描陶瓶，一筆一筆勾勒著女神與海怪的故事。市集上，手工藝人、漁夫、藥草商，無不在這個晨光裡展現自己的技藝。

「這打鐵的聲音好聽嗎？」老人把帽子拉到後腦，問著小女生。

「好聽！以前沒見過老伯伯啊，您從哪裡來的？」小女生喝了幾口粥，蒼白的臉龐有了一點紅潤。

「我四處流浪，居無定所。今天難得遇到一個好人，年輕人 多謝了！」

「都是天涯流浪客，我也沒有太多錢，一點小意思您就拿著，別嫌棄。」希波克拉底把身上剩餘的錢都給了老人，看到老人，他竟無端想起了自己的父親，內心有點淒涼。

「我不需要錢，給這位小姑娘吧。嗯，這個給你。」

老人的眼神忽然變得銳利，如同能穿透人心。

「年輕人，」他緩緩開口，「你為何幫助一個與你無關的小女孩？若這世間人人冷眼旁觀，你是否還會堅持？」

希波克拉底沉默片刻，答道：

「我沒有甚麼大道理，只覺得若我不伸手，她便會被這世道吞沒。若我能救她一餐飯，也算是抵消一分黑暗。」

老人點點頭，從袖中取出一枚古老的銅幣遞給希波克拉底。銅幣上面刻著一個圓環，環中閃爍著五角星的紋路，在晨光下異常清晰。

希波克拉底：「沒見過如此怪異的銅幣，是哪一個城邦鑄造的？」

「就當作是我與小姑娘的飯錢吧。記住，這不是錢，而是一道門。門之外有秩序，有真理，也有你未曾見過的黑暗。只有心懷憐憫又能直面思索的人，才配推開這扇門。」

「老伯伯，您也是大好人。可是，為什麼好人常常不好過？」

老人與希波克拉底對望了一下，一時間都不知道該如何回答。該如何回答一個五、六歲就被生活困住的小女生這樣的問題呢！

不遠處傳來鐵匠滄桑的歌聲：

我漂泊天涯 如今一無所有
我也曾經年輕過 有妳一起走
妳總是陪著 在我孤單的時候

...

希波克拉底低頭望著銅幣，心底湧起一種說不出的震顫。那一刻，他隱約明白——這並非偶然的相遇，而是一場試煉。